

春秋

王星拱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論	春
壇	秋

祭大隧道罹難同胞 天佑
我們的外交路線 玄一
獻給大時代的青年 玄一

德蘇戰爭與中國

德蘇戰爭與暴日

劉玄一

介紹六個戴高樂型的人物

王雲槐

美國應兩洋作戰

彭文凱

讀春秋雜感（專載）

易君左

董仲舒的「官商分工論」

陳靖海

論教育

徐翔之

橫書與直寫

錢歌川

談老實

非非

藝文

艾玲

寄母親

祭大陸道難同胞

嗚呼諸君，生爲中國之人，死爲中國之鬼，何其壯哉！吾爲諸君質。諸君雖死，魂彼行戶走肉，遺臭千古者，不亦幸且榮乎？聞其不孝者，諦言不死於沙場而死於鬼窟，不死於箭方面而死於後方，諸君死而有靈，能勿自悲？

夫飛誠翼落都墮矣，我與諸君共生死者三

年於茲，胡天不吊，君死陸遜！豈冥天數哉？

春 秋 壇 論

面青背赤，非不平之表現乎？衣破服裂，非掙扎生命有以致此乎？然死固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今日諸君之死，泰山乎？鴻毛乎？吾知其必不平也。諸君不平，鬼神不平，乃後死者亦不平。吾愧不能報諸君於未死之先，僅能哭望君既死之後，夫復何益？

君等或來自墳地，或原住後方

財產毀於兵火，父母兄弟不得見，

河山未復而身先死，匈奴未滅而家

已亡，此必尤爲諸君之大不平者也。但既逢奇

禍，招魂無術，欲雪此冤，且待殺敵。諸君雖

直接死於窒息，無聲無哭；而間接死於空襲，

有原有因。惟國家待爾等不薄，生即死葬，問

罪伸冤，已有安排矣，諸君泉下聞之，亦可稍

安乎。

週來隨近大興土木，後死者安全可策，蓋君等以死換來之代價也。壯哉諸君，自我犧牲

，大哉諸君，起我後生，麥客蟲語，藉慰冤魂

。（天佑）

我們的外交路線

當此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的時候，我們拚命抗戰，拚命送國，固然是天經地義，但在埋頭苦幹之時，還要抬起头來，看看國際局勢，否則國際局勢變到與我們不利的階段，那時忙手忙腳來應付就遲了。

抗戰五年給我們的教訓，是要自己幹才有

出路，不過我們不能先抱有一種成見，認爲凡是朋友，就是不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土耳其的復興，意大利的統一，多少是靠外

交的力量促成的。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的社會裏

，不但個人不由孤立，就是國家也同樣孤立不

住。國家既孤立不往，那麼就要決定一箇外交

政策，則在一定的方向走去，這樣才會有成績

，不受條條框框的束縛，而結果條條走不通。現在

世界已動盪離亂，但願逆仍是可分，被割與被侵的弱者亦顯然可見。壞弱最強，其失敗

，不完全決定在這一階段，但成敗要決定一半。

黃金時代，你如果輕輕放過，也沒有什麼。它

也不會像你慄愛人那般摩挲着你，追隨着你。

二十年三十年後，譬喻「逝者如斯」，然而它

已經離開你，就永遠沒有第二個青年屬你了。

二十年三十年後，譬如「逝者如斯」，然而它

已經離開你，就永遠沒有第二個青年屬你了。

二十年三十年後，譬如「逝者如斯」，然而它

已經離開你，就永遠沒有第二個青年屬你了。

獻給大時代的青年

青年青年，每個人要經過這階段，每個人都是這名詞，這決不是因爲青年就是青年的緣故，而是因爲青年具有朝氣、天眞、忠實、勇敢、創造五德特質，並俱有充分利用的寶貴時間。

如果一個青年生來就沒有這些天賦特質，或生而俱來，而不會利用，發皇，那麼他不過

有青年的驕傲，對國家對社會又能發生什麼作用呢？歷史告訴我們，學問是事業成功之母，雖

是不可諱言的。你珍重這一階段，它便是你的黃金時代，你如果輕輕放過，也沒有什麼。它

也不會像你慄愛人那般摩挲着你，追隨着你。

二十年三十年後，譬喻「逝者如斯」，然而它

已經離開你，就永遠沒有第二個青年屬你了。

二十年三十年後，譬如「逝者如斯」，然而它

已經離開你，就永遠沒有第二個青年屬你了。

德蘇戰爭與中國

繆培基

自德意日三國同盟簽訂以後，我國對蘇日抗戰不再是中日兩國間的

事，而是世界大戰的一環，蘇德大規模戰爭亦不是國社主義與共產主義兩方的戰鬥而是侵略集團對和平國家的全面挑戰。蘇德雙方的勝敗，不僅關係到我們自身的存亡榮辱，而是關係無數民族無數人類的運命，影響世界整個戰局，對中國解放戰爭尤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我們既不可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則唯有認清利害之所在，決定我們的政策，採取實際有效的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利益，以實現我們的神聖目的。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希特勒的德國，刻苦，耐勞，踏實，誠懇，愛國，原是德意志人民的美德，他們在現代科學上，工業上，哲學上，文學上的貢獻，博得全世界的崇敬，特別在軍事方面所表現的天才為一切國家所發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呻吟于凡爾賽條約之下，飽受兄弟和痛苦，我國人民會寄以廣大的同情，我政府代表亦會拒絕簽字該約，戰勝後二十年前，中德兩國平等相待，互信合作，但自國社黨執政以來，強調種族理論，自稱優秀選民，對其他民族則一律認為低劣，而虐待日耳曼人之統治，在希特拉的「世界新秩序」計劃中，中國、印度、安南、暹羅、緬甸、菲律賓、澳洲、紐西蘭、南洋各島、西伯利亞都劃歸日本去管理，德意日三國同盟即以實現這個野心為目的，國社黨倡言「獨權即公理」而譏諷競爭，肆行侵略，欺侮弱小，毀滅自由，詆棄民主，對中國則以怨報德，助日打壓德政府，承認「滿洲國」於前，今又承認南京汪政府，其立意污辱我國人民，危害我國抗戰利益，昭昭可見。

由此可知國社黨的主義和政策都與我們立國的三民主義所揭示的平等、自由、博愛、和平四大原則立於敵對地位，德國若戰勝蘇聯，即納粹「獨權即公理」而譏諷競爭，肆行侵略，欺侮弱小，毀滅自由，詆棄民主，對中國則以怨報德，助日打壓德政府，承認「滿洲國」於前，今又承認南京汪政府，其立意污辱我國人民，危害我國抗戰利益，昭昭可見。

不至淪為奴隸。

其次，我們應該認清德國侵蘇是攻英的準備，亦即是企圖征服美洲，統治世界的初步，希特拉看見對英戰事結束無期，而美國又逐漸有加入之勢，為掌握糧食及石油的供給以便作長期戰爭，為確保後方安全，以免於攻英時受蘇聯牽制起見，乃乘大陸無戰事之時，運用數百萬大軍突襲蘇聯，以期一舉而摧毀此大陸上的強國，然後揮兵西指，侵海陸空軍之全力浩浩蕩蕩以撲英倫，邱吉爾於六月二十二日演說中揚破希特拉野心說：「余亦看出希特拉於其暴行之後尚有一擡更實在之動機，彼之目的在摧毀蘇聯之實力，因彼希望如此項目的能達實現彼即可將東線陸軍之大部份兵力移至西線以進逼英國……彼之侵略蘇聯係為企圖進逼英國之先聲，彼希望在冬季來臨前完成其征服蘇聯之計劃，誠無疑義，如此，則彼亦即可擊滅英國也。」因此，他認定蘇聯之危機，即英人之危機，同時亦為美國之危機，可見德國攻蘇，實即攻英，亦是攻擊，從這一點看來，德蘇戰爭乃獨裁制與民主自由的戰爭，亦即侵略集團對反侵略陣線之鬥爭，前者勝利則後者必無勝利，故當蘇德戰爭爆發後，英美蘇三國由夙昔之矛盾對立而轉為利害相關休戚與共，我國為民主陣線之一員，我國的命運與英美蘇連成一體，英美蘇的勝利是反侵略國家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

第三，德蘇戰爭澄清了國際空氣，我國外交處之轉入有利的地位，前者蘇聯雖中立於英德戰爭之外，但在政治上軍事上給予德國以很大的便利，在經濟上亦予德國以有力的接濟，自英美視之，蘇聯是德國的幫兇，甚且有邊指蘇聯為德國的同謀國，致英美兩國對蘇聯保，一度到了極端惡劣的程度，我國一方倚賴蘇聯技術人員與軍械的幫助，維持西北

京華書局

交戰動搖，增加對蘇貿易；一方要靠美英財政與物資的支持，保衛後方的西東門戶，暢通貨物的進出，年來周旋蘇聯與英美之間，取悅於此則操縱於彼，煞費苦心。應付困難，現在英美蘇利害一致，而立於共同陣線，我國國際關係，忽然開朗，而我外交當局之活動，亦忽然簡單順利。今後不但英美蘇對我之援助將日加雄厚，即根據軍事上之必要，形成四大反侵略國家同盟，亦極為合理之事。

第四：蘇德戰爭在遠東的影響，第一件事就是德意羅三國之承認南京偽國民政府，那些呻吟於法西斯鐵蹄下的許多歐洲小國，還要接踵而來，亦在意中，筆者相信第二件事必為日本侵蘇，日蘇戰爭爆發之日，就是中國與蘇英美共同對日作戰之時，這是我國多年來的渴望，亦為我們因戰苦戰所造成的局勢，這個局勢一經形成，日寇孤掌難鳴，不久要

歸於崩潰，那時便是我國最後勝利的來到，亦就是中國民族掃清國耻，獲得自由解放的日子。

從以上各方面看，德蘇戰爭之結局，關涉全人類的自由和幸福，與我國抗戰前途，更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我們的命運與一切反侵略國家相連，美英蘇的勝敗，便是中國的勝敗，這是一個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奴隸、正義與暴力、驕武與和平的大爭鬥，在這大爭鬥中，我們願意忠實地與英美蘇並肩作戰，發生決定的作用，完成我們神聖使命，——中國民族自由獨立和世界久遠的和平。因此我們禁不住要將同情心全部給蘇聯民眾，歡迎紅軍勝利的消息，盼望中蘇英美早日撲滅萬惡的日本侵略者。

德 蘇 戰 爭 與 暴 日

劉玄一

自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德以兩個主義不同，積不相容的國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曾給世人一個不可捉摸、絕難相信的消息。但事實告訴我們，蘇德互不侵約畢竟證實了，它的唯一結果，除了促成英德戰爭的爆發外，同時也埋下這次蘇德戰的導火線。

蘇德關係一向本是惡劣、反常的，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前，兩國差不多有隨時發生戰爭的可能，幸因英德戰爭發生，反而促成他們倆的好事，化敵為友。彼此間的關係，一直維繫快到兩年的時間，總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一般人認為蘇德訂立互不侵約，是一奇，不到兩年又刀兵相見，更是一奇，吾人仔細研究他兩國的利害關係，不僅不奇，而且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德過去的妥協，既基於利害關係而存在，那麼利害關係，發生變

化，他們的政策自然隨之而變，是無疑的。德國因爲上一次戰爭的教訓，不敢再踏覆轍，東西同時開戰，所以與蘇暫時妥協，而在蘇聯方面，深知德國全力在西線作戰，正是孫策坐定江東的時候，所以波羅的海三個國家的合併，波蘭的瓜分，比沙拉比亞的佔領，在蘇聯看，實屬當然之事。也許這就是與德妥協的一個主要動機。

英國過去與德戰，深恐法國起來打破歐洲均勢，不料德國因此初毛日豐，「蛟兔死，走狗烹」打起英國來了。蘇聯與納粹妥協以後，德國隨即發動大戰，踐踏十餘國，比被其在第一次戰爭的虧失，實已超出萬倍，這種收穫，與其說是歸功於戰爭，勿寧說是外交上的勝利。回憶當年英法派軍事代表赴蘇時，若能談判成功，自不會有蘇德協定，沒有蘇德協定，我們相信德國不敢冒險開戰。

由此以觀，檢討蘇聯過去對德政策之失算，一如英國過去對德侵容

同樣的不能辭其咎。

蘇德戰爭既種因於英德戰爭。那麼英德戰爭區域日益擴大，時間又日漸延長，蘇聯戰機自有隨時發生的可能性。自蘇聯的立場看：（一）德國公然以建立歐洲新秩序的領導自居，目無蘇聯，其野心可知。（二）巴爾幹戰事結束後，德國幾乎完全控制歐陸，蘇聯西境受威脅。（三）德國佔領巴爾幹各國後，黑海感受威脅。看了以上幾個原因，就可知蘇聯為自身利益計，他已沒有袖手旁觀的理由。

但在德國看也是有他的理由的：（一）蘇聯兵不血刃，分有半個波蘭。（二）合併波羅的海諸國，德國東境受威脅。（三）佔領比沙拉比亞，德認為係分裂羅馬領土。（四）現在歐陸大戰，已告一段落，有餘力與蘇聯過旅。

蘇德各執一詞，為本國利益計，雖有條約，而貌合神離，暗門已久。迄至最近幾個月裏，蘇德關係，已逐漸逆轉，歐洲各國，已屢屢傳出蘇聯邊境動員消息，當事國雖一再否認，實際則戰機日迫一日。今年四月二十日蘇方公然宣布「不允許參加三國公約」之消息後，已引起德方大大不滿，同月二十七日蘇聯又宣布禁止任何國家軍火通過蘇境，是時德國正謀假日本之手，運輸軍火油類赴德，不惟日本不滿，對德更是一個嚴重打擊。世人因注意希臘、埃及、克里特島方面戰事，遂不覺德蘇戰機之明朗化也。

德國自結束希臘戰事，佔領克里特島後，已認為大陸戰事告一段落，正好乘美國援英尚未達到參戰階段，對蘇來個閃擊，轉移視線，如果在最短期間，他能擊敗蘇聯，即無異間接戰勝了英國，同時嚇住了美國和土耳其，而另一用意，也可藉此一戰，表示反蘇委順，以博得英美一致而結束英德之戰，共同對蘇，於是希特勒便反搖身一變而為整個世界的主要主人翁了。

當然蘇德之戰，不能純然看為蘇德的事，觀德進兵路線，可知他的第一目的在奪取列寧格勒，第二目的在奪取莫斯科，第三目的在越過高

加索，而附近東各國之首，迂迴攻佔蘇聯土，切斷英國與印度及東方交通線也是他出兵攻蘇的一個主要動機。邱吉爾前次演說認定「蘇聯之危機，即英美之危機」，真是卓有見地。

暴日與德意有三國反共協定，與蘇又有新近簽訂之中立友好條約，事齊乎？事楚乎？無怪暴日一聞蘇德開戰，就張皇失措，岌岌不可終日。連日敵召開會議，得不到一個結果，依然觀望，還不是想投機嗎？他熱中德國閃擊，以為德一舉可下英倫，乃不惜投入希特勒跨下，以圖攫取英國在東方的利益。但算盤如意，事情不如意，英倫迄今屹然不動，而且愈戰愈強，此計不售。又轉而向史大林求懇，妄想在太平洋發生戰事時，割禦英美在太平洋的聯合軍力。現在日蘇中立友好條約訂立了，蘇德戰爭之開始，看不出什麼頭緒，我們預料暴日的「中立」還會相當延長的。但中立就不能反共，反共呢？中立呢？局外人固然不敢下判斷，連暴日自己也不能解答這一問題，因為他還不能知道真正勝利者是誰！

不過在這種緊張局面下，環境是不容「觀望」的。要幹就幹，要不幹就不幹，假裝酒瓶子，一剝那風雲大變了，就投不着機。德國東侵西略，是用自己的血寫自己的歷史，暴日想不勞而獲，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吧？暴日迫於情勢，也許要發一道聲明的，一面不放棄德國，同時還拉住史大林，左擁右抱，自鳴得意。

它要北進，這是時候了，要南進，英美也歡迎，可是敵人陸軍深陷在中國泥潭，不能自拔，北進沒有本錢了；南進是要海軍的，而且要有強大的海軍，誰也知道英美澳荷的聯合海軍力，無論如何是打得過日本的，再加上蘇聯的海軍，暴日就更吃不消了。不錯敵人還有幾架殘破艦船，可是他的生產量與質太可憐了，在嚴密封鎖之下，他更無法製造一滴石油，沒有石油，飛機就會貧血症，沒有軍需原料，就連一支來佛槍也製造不出來，到街印去搶石油，搶鐵料嗎？戰端一開，搶得清雜說，總是危險的。

南進和北進本是暴日的兩條天然出路，如果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國際形勢是這樣的話，且不提南進，北進他真會費神的，現在被中國死死地拖住了，有此心而無此力。「中國事件」結束不能結束，開展不能開展，「釜底游鬼，自救之不暇，談什麼南和北呢？所以只能裝腔作勢，總說不出一句有力的話來，松岡則主張「空腦」，也可見其無聊了。

蘇德戰事發生後，接着就是英蘇商互助的辦法，美國也申明援蘇，意大利還是追隨着德國做配角，在非洲吃敗仗不划算，也對蘇宣戰，日本却在事前連作戰的消息都未曾告訴他，事後徒然表示驚惶，採取「觀望」，這也無怪乎他要觀望了，希特勒究竟賣的什麼藥呢？我們都是老盟友呀，何厚意而輕目如此，但在我們看，即用不着驚惶，他的二元外交政策，德國參謀部早就看穿了，史大林也一樣看得清清楚白。史先生既看準德國要和他幹，所以有中立條約的簽訂，日本人拿這張紙

做幌子，如何如何，結果是人家折了他的火巷。

暴日自謂他的外交政策成功了，實質在他的成功，就是他的失敗，失敗在「二元」上面。暴日簽訂三國反共協定以後，德國利用他在遠東做看門狗，他因此犧牲了三次同儕的老友英國，同時得罪了美國。希特勒在歐洲叱咤風雲，何等威風，暴日在遠東却只能做小偷，和中國幹，和蘇聯幹（張鼓峯事件，諾門坎事件）都無好結果。現在掉頭和蘇聯講中立，講友好，又得罪了德國盟兄，在賓館上，敵乎？友乎？天曉得！

不中立而反共吧？那一定要放棄南進，不過倘放棄南進，英美是不是讓他不南進呢？英美要歡迎暴南進，暴日又怎樣對付？南北並進嗎？正好，蘇聯割頭，英美斬腰，我們就折他的泥腿。

介紹六個戴高樂刑的人物

王雲槐

希特勒在他的「MEN KEMPF」裏說：「國界是人劃的，所以也可以由人來重劃」。當正，在過去這幾年中，希特勒確把地圖改變顏色，到現在為止，至少有好幾個獨立國家，已經被併入德國版圖。

希特勒雖然能併吞各國的土地，却無法征服這些土地上的人民，和代表這些人民的政府。這些政府現在都照常辦公，在歐洲僅存的民主主義根據地倫敦辦公。

在現在共有六個外國政府：法、比、荷、波蘭、捷克、匈牙利、各政府。去年倫敦有一個公共汽車夫笑著說：「這也不錯，希特勒現在正勢力收集國家。我們呢正在收集政府」。

不僅政府，還有主持這些政府的政治家，當然也要學倫敦。我們現在不是常常聽到自由法軍、波蘭空軍、捷克陸軍、腦威漁船，以及比屬

剛果，荷屬東印度的物資，對於反納粹戰的供獻很大麼？若非這幾個不屈不撓的政治家，這些人力物力怎能從他們的亡國，破的家裏救贖出來？同時無疑地，這些政治家都是建造新歐洲的柱石。

「我們沒有權談事。危險太大了，連文化的命運本身也在其中」。

這是荷蘭總理伯蘭第教授簡單而嚴正的聲明。當他談話的時候，他總是緊握雙手。

他現在有一個兒子在德國拘禁營中，他家裏其他的人，都還在荷蘭。這就可以證明他對於民主國家勝利的信心，甚至犧牲家庭亦所不惜。

他總有五十五六歲，平常總是快樂慈祥，兩大張的鬍鬚，和海綠的眼睛，不相上下。每個人去見他，他總請他吃一支雪茄。大家都知道他在軍司令的時候，常請守候回信的信差，進去吃一支雪茄煙。

他到了巴黎，上校長官府當官之任。除了參議院裏面的人以外，大家似乎都不大知道他；可是他確是一位忠誠堅強，精明坦白的政治家。

佐助伯蘭第首相的還有外相樊克爾芬士。他面色蒼白，唇薄而長，鼻尤顯著。他和首相都生於荷蘭富利西恩省。他繼承乃父，操律師業，他的政治生涯，從在國際聯盟工作時開始。當德國鐵蹄踏進荷蘭之時，他偕同他的夫人冒著彈雨飛去倫敦，繼續參加反納粹大戰。

樊氏有一種無所顧忌的態度。極力使他的言辭確切，是他的特點。樊氏有一種無所顧忌的態度。極力使他的言辭確切，是他的特點。他信口開河，毫不避諱。如果他肯回答，他一定回答得詳情細節。他談話雖有些乾燥，且有時近於說教，可是他却很喜歡講美妙的故事。

「這裏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天，一個荷蘭農夫正在守候販賣雜貨，在他後面，站着兩個德國兵。當女店員問『現在挨到誰買？』農夫溫和地回答『是我，小姐；不過這兩位先生誤期已久，還沒有趕到英國，所以他們或許心裏很急，請你先招呼他們罷！』

與荷蘭政府同在一處的是波蘭政府。在這裏，我們可以遇到一位特出人才，身手靈活，面帶嚴峻，聲調平靜。那就是蘇柯斯基將軍，波蘭政府的總理兼軍隊總司令。

他那種沉着從容和圓通超拔的氣派，常給人深刻的印象。

「在戰事爆發之時，貝當大將說：『沒有把波蘭軍隊交給蘇柯斯基大將指揮，是一種罪行。』他是全歐洲現在優秀的將軍之一，紹熙、魏爾、甘末林都承認他是戰略大師。可是就因為波蘭政府在一九三九年沒有給他軍隊，才使他現在得到波蘭民衆全體的歡喜。

這位著名的軍人政治家，絕未參加華沙波蘭政府後期種種反對的勢力。他反對埋葬民主主義，與希特勒周旋，反對捷克無能弱小的時候擔任他的國土。

他是一個忠實的民主主義者，相信人道並且是真理的堅定家。當他在巴黎組建政府之初，他就與捷克總統會晤於好。

現在波蘭與捷克兩國政府並已有聯邦的了解，這實在是戰爭完畢以後的指語。

「假如人類還有一線希望」，威爾士說：「那種希望可在貝納士和薛柯斯基的彰明及榜樣中找到，他們說，國家與國家之間，為着聯邦制度的利益，必須預備溝通統治權。」

在倫敦的同盟國政治家中，大家最知道的，要算愛德華·米納士總統了。這位五十六歲精壯，活動，但却肥碩的世界知名的老人物，常在一所豪華的辦公室裏接見賓客，用清晰有力的英語，如流地對答客問。凡納士博士並不管他的英語是否文雅，也不管着加重語氣和停頓。

他談話之時，祇管把他的意思明白地傳達出來。

一九三五年九月前幾個月，他曾告訴他的一位朋友說：『歐洲大約會在今年八九月間，爲着波蘭的某種問題爆發』。他又曾向倫敦一記者談起德軍頗有侵入意大利的可能性。這種言論，現在已成事實，並不足奇；不過在那時確很驚異。

在這些外國領袖中，最豪爽的，無疑是一位五十二歲，六尺五寸高個兒，查理士·戴高樂將軍。

自由法軍司令部裏的氣氛，既非政府裏頭空空落落的，却是前線指揮官最發愁中的氣氛。

最近有一位猶太社會向他發八個問題，所得到的回答，也祇有八句話，外加一個字——那個字單字——「不」。他無關懷意，他對於任何臆測的回答總答『我不是預言家，先生。』

但是這位沈默的演說家，因爲激進，也會興如其來地口若懸河，這樣就苦了他的些可憐的助理，因爲第二天，他們會大失所望，被潰敗汁，還不知如何是好地把他的演說辭連綴起來。

戴高樂廣佈的演說，不僅是好文章，並且是一種政治的爆炸劑。說

雖奇怪，但卻很真。這位口吃很緊的將軍，寫文章總親自動筆；並且還堅持他的文稿，必須由祕書負責，送回保存。這樣，他才放心，知道他的文章一字未改！

沒有任何人比戴高樂更有權可說：「我早就告訴了你……」他在一九三四年所發表的文章裏，早就預告未來戰爭的形式，這種預告的精確，真是不可思議。

他雖有權可說這句話，但却沒有這種衝動。他祇不倦地、熱烈地、極力伸說他的信心。戰事的勝負，全靠武裝的重量；物資的越優，也可担保勝利。——這是我唯一的信心。勝利是在工廠中鍛練出來的。

現在再來說說比國的首相何柏特比洛德。他體魄結實，骨骼濃密，面上常帶一種富貴的氣色。

他執政如此之久，其秘訣就是他有誠實的名聲。此外他還有一種高貴的特性。他雖是比利時東南部的華龍族人，但對於佛雷政黨的艱苦，却常具十分同情。一位英國外交家，在德軍侵入比境之時，和畢洛德同在比京。當他知道畢氏的住宅周遭，挨了很多炸彈，他還是不動聲色，對於他的勇敢，備極贊揚。

不久以前，畢洛德才代保羅宇利史巴克為首相。但是在這個逃亡之時，他們却密切地合作。

赴梧的史氏，是大家公認最出色的演說家。但是他說話却很謙慎，並且頗有深思。在他的政治生涯開始之時，是一個極端左派，——差

不多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他漸漸地傾向於溫和的社會主義。

史氏與比王和奧波的關係，——據說是在高爾夫球場上開始的——素來很親切。他狂熱地為比王辯護，並排斥雷諾——前法總理——實難比皇變節；說他太不公平。但是他却同樣肯定地說：比皇現在已無資格，可以代表比國作任何談判。

最後來談談攝政首相尼加特史伏蘭德。世上恐怕再沒有比他更廉和的政治家。他頗具威儀，性情忍耐，並且溫和。

他不說英文，甚至說他的本國話，都緩慢簡單。攝政的國會議員，有半年時間，或經商或農作或捕漁。所以首相能有樸實的智慧和忠厚，確使舉國人民都很愛戴。

他是一個服務社會主義者，但他又是挪威玉哈岡的最親信的顧問。這六位政治家，因為他們的驛運，現在都聚集在倫敦。他們的政治才力志趣雖然不同，但有一點他們都絕無分別。他們都為着他們的信心，不顧一切冒險奮鬥。在他們工作之時，都一樣地不屈不撓，同仇敵愾。他們並且時相過從，在這偉大而目標相同的工作前面，他們覺得他們的意見即使有些不屑，實在舉足輕重。相像荷蘭總統所說：

「戰後的計劃，可以後來安排；但是合作的基礎，必須現在就該奠定。而奠定這個基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個比今日英勇的倫敦更好的所在。」

美 國 應 兩 洋 作 戰

彭文凱

自從五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發布命令，宣佈美國已入於全面的非常時期狀態；同時發表廣播演說，強烈的反對軸心國家的征服主義，熱切的稱頌英國史詩式的抵抗及中國的偉大抗戰，顯盡一切可能以援助

一切抵抗侵略的民主國家，迄至最近美政府實行封存軸心國家在美資金，並封閉美國駐美各領館，對日又突然禁進大量潤滑油，這在在證明美國對軸心的政策已日趨積極，非僅止於政治、經濟、外交上的「示威」形

勢，而是逐漸進入了「不宜而戰」的參戰形態。

這些重大的舉措，固然已是澈底的表示實踐她願擴所有力量援助一切民主國家打擊侵略者的一貫諾言，同時也表示她最後不惜實際參戰的決心。不過，在羅氏演詞內特別強調抨擊德國及希特勒主義，在軍事上特別指述大西洋的危急情勢，認為有侵入美洲的危險，而却無特別說及日本及太平洋之處。同時，在最近之實際行動上，封存資金，封閉領館，皆未及於日本，這似乎在精神上留了罅隙，在政策上有緩急；便難免不引誣日寇誤認為美國有意迴避，因此誤會更鼓勵了日本軍閥的野心，因此也不免使人懷疑，美國的參戰姿勢，似乎西重於東，即援英措施比援華為急；換言之，似有避免「兩洋作戰」之意圖，若美國果作此想，是為失計。因爲事實上，環境所迫，遠東問題不是姑息可以解決的，日寇之對美表示親善，幻想美國出來調停中日問題，不過是日寇的緩兵之策，軸心國利用牽制美國分散兵力的詭計；同時，日寇負有三國同盟與英美為敵的義務，而事實上，倭寇早已牽制了美國對大西洋的涉獵，目前局勢緊迫，美國援英固然重要，但欲放手做去，首須解除背後的隱

約，使義和團像一個三角陣，最好首先解決日寇，斬斷了軸心的一角，肅清太平洋的強盜，英國就得到大部安定，再與納粹德國作持久戰，這樣，才能真正打擊軸心，消滅其征服全世界的梦想。所以，美參議員漫貝爾曾主張英美海軍應在太平洋上合作，以封鎖日本海軍并轟炸東方，先消滅了日本，再在大西洋行動，便無後顧之憂了。此是最今式戰略，是美國欲援助民主國家打擊軸心最上之策，亦是美國欲保衛西半球及全世界安全根本之圖。

但最近美國突然禁止大量滑油輸日，已予日寇一重大打擊，又荷印之後盾，亦是對日寇的一個重大威脅。這是美國對遠東轉債積極的表示。所以，由此看來，美國今後對太平洋的政策，不定說是促倭寇屈膝，也許可說是造成大西洋之戰與太平洋之戰，同時進行，我們希望美國再有進一步的積極表示，具體的促其實現。中國堅持抗戰了四年，為英美牽制了遠東的敵人，現在到了世界全局緊張的時機，中國當仍善盡其繼續抵抗侵略的責任，共同造成維護世界秩序的目的。

讀「春秋」雜感（專載）

易君左

禪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

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執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

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變爾？遠祖也。哀公享亨（羹而殺之曰享），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

一部春秋大義，只是一個「恥」字

「恥」就是「復讐讐」。

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執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

還是要報，那怕再隔一百代也要報；雖卜卦上斷定他要喪失一半的軍隊

。連國君都會戰死，他也要報；就是全師覆滅，一國人都死盡，也要報

，這就叫做「知恥」，「知恥」才是「大勇」！」

二 討亂賊

無法無天之亂臣賊子，為春秋所必誅。

襄公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其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何休說：「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穀梁傳：「衛人殺叔州吁于濮，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范甯說：「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左傳：「衛人使石碏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繩革肩泣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可見三傳討賊無異辭。石碏因他的兒子石厚附逆，所以大義滅親；衛人因為州吁

殺州立，所以爲國除賊。甘心附逆及目無法紀之徒，可見喪矣！

三 正名分

春秋的又一大號，便是「正名分辨是非」。桓公二年，蔡侯鄭

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是時楚僻號，憑陵江漢，二國近楚，故懼。」

考史記楚世家：「熊通三十年伐隨，隨人爲之周，請尊楚，不聽。熊

通怒，乃自尊。」春秋對于要自尊大之人或國，是貶謫的，故對楚及吳

始終是口誅筆伐。那時周是中央，中央對於國家的名號不能隨便與人。

也不能隨人隨便假用。楚在當時是一個「自立系統」的諸侯，終春秋之世，其中國患。故胡安國傳：「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令將軍赴楚矣；及周東遷，楚號稱王，據陵江漢。此三國（指蔡鄭鄧）者，地處之都，是以權也。其後卒滅鄭，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楚人益傷之也。」樣不但孔子引爲傷心，即胡安國也慨乎其言之，至于「昭王南征不返，君其問諸水滻！」那種倨傲無禮的話，簡直把中央不當做人了。

四 討叛變

春秋對於叛變是深惡痛恨的。

襄公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孫林父專惡背國春秋書叛于此，換言之，孫林父據地自雄，自無國家，故春秋把他看做頭一個叛逆。

昭公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宋。」晉華是叛。胡安國傳：「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于死先譖，乃誘華公子殺之。公如葬氏請焉，弗許，遂割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遷向奔陳，還是入于南里以叛。」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定公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碏公子地陳入于濮以叛。」因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便煽惑一派糊塗大臣出奔，卒至叛變。故春秋一方斥辰無尊君之義，一方責仲迺等無大臣之節，只一個「及」字，便是辰的罪名，便是春秋一字之贬。

嗚乎，轉叛變張目者可以休矣！

五 罷詭詐

春秋最恨詭詐。詭詐就是口是心非，陰險狡滑。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在這裏，春秋特別書「襲」，也是二字之貶。什麼叫「襲」？何休注：「輕行疾而不戒以入曰襲。」即乘人之不備而攻之，如一體陰毒的狗，等你走過去了，從後首猛咬你一口。又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問子伍員，曰：『初所曾伐楚，余知其敗也，而恐其復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乘，莫辨任恩，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亟彼必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敗，亟歸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聞廢徒之，楚子是乎始病，「遺是兵不厭詐」赤裸裸的一個古例，難怪孟子說春秋沒有「義理」，但

春秋對于戰爭是深惡痛恨的。春秋之伐，前戰不日。什麼是「不日」？就是不寫日子；如果偶無不寫日子的那更是恨惡已極！

春秋為什麼這樣恨惡詭計呢？因為詭計是一切罪惡之母。或陽奉陰違，或口是心非，鷙施賈的，不賴手段，就是一個不誠。無論在軍事上，在政治上，凡以詭計起家的，必歸失敗。如要懲戒罪惡，必須人本「精誠」。

六 反兼併

春秋對于逞強梁、肆兼併，也是深惡痛恨的。

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帥宋師樂御及楚人擊于城濮，楚師敗績。」左傳：「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蠶之。思小恩而忘大恥，不如殺也。」又定公四年：「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質盡之。」按春秋大事表：楚在春秋吞併諸侯凡四二國。莊公六年，楚由丹陽遷都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族取羅都爲鄒郢之地，定襄陽以爲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衛中國。其後陳呂滅息滅鄧，如何決魚爛，不可底止，乃平步以復周服。前說於春秋之世爲楚所擾，故城濮一戰，在春秋是大筆特書，爲什體大筆特書？即因楚在當時具有兩重不可輕恕的罪惡：一則楚爲外族而向中國肆行暴力侵略，二則楚爲諸侯而對中央極其傲慢無禮。

無論站在抑強扶弱的立場上，或站在救民伐罪的立場上，春秋對于楚國是必誅的。樂貞子所說：「思小恩而忘大恥，不如殺也！」何況並無小恥。只有大恥，如果還不一戰，則公理正義國法人情終無一日出頭了。

楚取荊州以立根基，如果再有二個楚再取什麼地方作根基，一定會遭遇城濮型的慘敗。何以故？這是歷史上有名的現成教訓！

七 重王師

古之王師相當于今之國家軍，春秋力主「王師無敵」

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薄伯侵蔡，

蔡潰逃伐楚，次于陘。」公羊傳：「侯用先也。」何休注：「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卒；桓公先犯其與國，陷蔡，兵精威行，乃挫以伐楚，楚懼，照鏡使屈完來受寵。修臣子之職，不待兵血刃，以文德侵柔服之，故詳錄其首次行之，著其重愛民命，生財有道，故敵則有功。」這就是說，什麼才是「王師」？王師卷一定以實大為懷，非至惡無可忘之時，不輕易用兵，即用兵亦有分寸，先只將附惡的一部（如不先伐楚而先破蔡）解決，以冀其本身覺悟。所以王師如晦雨，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天下之民皆以時雨望之。

齊桓公攘楚以救國，春秋以此爲王者之事，大加稱許，自尊王攘夷主義（今所謂：撫護中央，抵抗侵略！）之確立，諸侯才得苟安，百姓才稍蘇息可見只有王師是國家正規的軍隊，是「天子所指揮元元于倒懸水火之中」的集團，此其所以爲「無敵」啊！

八 尋一統

大一統主義是春秋的主旨，無此主旨即無春秋。

孔子修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而劈頭一句即說：「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文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貴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什麼是大一統主義？即古時王者受命正位，必須正朔，所以「齊正教，一風俗」，內自齊夏，外及蠻貊，上自飛鳥，下至淵魚，山川草木，無不奉命——這是極言大一統的絕對性。中庸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注重在一個「同」字，必「同」然後能「統一」。所以教教必「齊」而後可風俗必「一」而後可。如果一國之中有兩個不同的政教，許多不同的作風，則國家即不能統一；國家不能統一，就不能抵抗外侮。孔子生當春秋的亂世，眼見諸侯跋扈，欺凌王室，異端外侮頻仍，不能抵抗，所以極力倡導大一統主義。因此一部春秋，開宗明義即本此旨以昭誠後人！

董仲舒的「官商分工論」

陳增海

我們都知道董仲舒是有漢一代的儒宗，同時曉得董子是「表章六蓆」的領導人；他的思想淵源於孔孟，著名的春秋繁露，就是他思想精奧之所在；他以公羊春秋為經國濟世之本。他輔佐武帝完成禮樂之治，把秦亡的弊政，澈底革除；中國若干典制之形成，封君、武恆、商人、刑吏等等弊端的廓清，士人賢良政治之成立，董子確有「前無古人」的勳績；飲水思源，我們對於董子的精思妙諦，應該有所認識，有所發皇；如果真有一助於扶建大業，那更是望外收獲了。

董子與儒學，提倡教育，成立學校，使秦火劫後的聖經賢傳，名實哲理，重放光彩，以完我們中國的文藝復興，這種豐功偉績，大家都很清白，不用我們再去贅詞稱誦。董子發明考選制度，成功中國政治上清明公允的特色，關於這點，總理在民權主義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現在國民政府已遵照五權憲法，建立了考試院，也無須我們再來申說；董子主張「限民名田」，總理已經根據儒家均安主義，創造了平均地權的方法，也不須我們再來討論；董子有段極精要意思，在中國史上上組成了一條不成文憲法，成為中國的共同信條自西漢以來一直維持着，這就是官吏不營商賈的信條。現在民國成立，政治形態固然略有變革，但是政治本質，却有不變者存其乎間；當今要刷新吏治檢討過去，策勵未來，我們對於董子所闡明的更進，尤應該下一番工夫，加一番認識。

來歸皇焚書坑儒，專任法吏，在中國政治上可說是黑暗時代，漢高祖以平民起義，與民約法三章，雖無不是蒼天生靈，可是施行的黃老政策，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對於亡秦的弊政，並未澈底清除，其中無過李惠文景七十年的放任時期，形成「公家之恩，優於三代；豪強之譽，勝於亡秦」；政治上富有的（如桑弘羊卜式之流），都是起家鹽鐵

的豪商大賈，強取豪奪，小民的痛苦，真是本深火熱，這樣的社會，如何長久維持嗎？所以武帝即位就非「徵辟更張，復古更化」不可。董子懷抱着儒家均安政治的理想，欲實現孔子「貴而榮富而好禮」的要求，所以他對武帝提出禮樂教化之外，更揭露出身更不營商賈的共同信條，其理論精義，他在和武帝第三次對策中，說得非常透闡。現在我們且把其原文節錄於后：

「夫天亦有所分限，予之商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其力，不勤於末，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棄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財產，滿其精奉，務此而無已，以迫豎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寢者奢慘美溢，費者驕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效，則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所謂之所以審慎而刑不辱也。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糧者，庶人之事也。禁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者，亡可爲者矣。」

上面這段話，自是董子所言，天經地義。「化民成俗」，「廣衣裘」，自是官吏應有的天職；換言之，就是官吏養本養人民公僕的精神，為大眾謀福利，也即是總理「其才智大資服千萬人之務」的意思，全賴社會生存的總目的，是要士農工商份子分担其任務，才能收到分工合作的效果了。（是故待農而食之，廩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記貨殖傳》如果某份子不能達成其特殊任務，全社會就要受到其影響；商賈的天職在「商賈有無，流

「趨貨物」；如果商賈專務於操縱市價，囤集居奇」，他就是社會的盜賊，國家的罪人；他實是失其本心的喪心病狂者；如果官吏不能盡到「扶世導俗」的任務，而去效尤那些滅絕天良的濶賣奸商，作出「漁奪百姓，使牟萬民」的惡行，其罪何止加商賈十等哩！

今日何日？我們居住食祿的君子，要實現民主新政，要不「尸位素餐」，應本著人生服務的目的，抱着人民公僕精神，才算盡到自己的天職，才合乎時代的要求。如果居位者要做到這點，應該常作如下的深思：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奏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無，何以開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僕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寶薦至，願遞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數許再生，請修德以赦之。」（王禹偁待漏院記）

居位當行的君子，如果常作如此的自忖，自然會「志其大，舍其小，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了。」（司馬光語）如此勤謹自勸的官吏，將不取於「吐哺握髮的工作，何勝與小民爭利？」與賈豎穀婦女：「孔席不蓆，墨突不待燎」，他們如此皇皇急急的，不是「害皇之殃」，也不是「妻孥之富」，却是要「蠭斯民於水火，起黎庶於塗炭」；君子單食瓢飲，原意不厭枯樸，他們却是做的「克己復禮」「修己以安百姓」的工夫；「總理臨終對家屬的遺訓，也是說『余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唯有孔子鄙為不受命的子貢，才去作那「貨殖屢中」的勾當。凡是熱心久頌幸福社會公義的，莫不都抱有「淡泊明志」和「視民如傷」的情懷。這是我們今日有志政治之士的良模。我們應該三復董子皇帝求仁義的深旨。

言吏不營商賈之所以構成中國共同的信條，確有其深意；就經濟方面說，牠要含有分工合作的意義，又有維持民生均衡的功用；牠尤其可以抑制土地的兼併以及資本的集中等矛盾現象；就政治方面說，牠可以消除階級的對立，有促進全民政治的效果；就社會方面說，牠可以減

除「貪而詔富而驕」的罪惡；既有如此的深義，故有志圖計民生之士，對於這條共同信條，當然會一致維護。現在居位當行的君子，要想爲中國更治上，樹立起「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的風氣，爲我們抗戰建國的大業，奠定安如磐石的基礎，當以身作則，來維持這共同信條。如其不然，未形之患，一定是上者「因私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一定是「富者奢侈美酒，貧者窮愁愁苦」；結局更一定是「刑罰蕃，姦不可勝」的！董子精思卓見，早爲中國更道闡出一條康莊大道，我們除了秉承其教，更應對之致無上的敬禮。

董子不獨具有精思卓見，而且是這共同信條的實踐者，「誠而明，明而行」。董子確是儒家繼往開來的大師。漢書述其行狀是：

「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井漢書董仲舒傳）

我們有了董子這位信道篤行的倡導者，所以中國由商人政府進爲士民政治，日臻於文明，日趨於開化；歷千百年來，凡是「以天下爲己任」的志士，莫不一致奉這信條爲圭臬，著與實堅爲伍。我們讀下列「段子事」，就可看出歷來對於官吏經營商賈的鄙薄與非難。漢書卷六十六上說：

「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爲言人臣廢，當閑門掩懷，不當治產業，上報會宗書曰：『……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羅錢版貲，逐什之利，此賈豎之事。惲親行之，乘毀所歸，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讀；……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太逆無禮（師古曰：「當謂成斷其罪」），腰斬。』

由上可見歷來對於官吏經營商賈的制裁了。

我們有這共同信條，確實是中國政治的特色，現在國民政府正醞釀全國進行抗戰建國的大業，確實是中國民族有史以來的大關鍵；我們要求得

民族的自由和獨立，除了服從政府的命令，更要共同來維護這偉大的信條；居然乃有不肖的奸吏，如前成都市長楊全宇之流，圖集食糧，販斷唐奇，盜害國家民族的安全，這是兩千來的大變，民族前途是非常危險的。幸賤明的政府深知縱容足以養奸，此實不容稍貸，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將此奸吏懲以極刑，此或可挽回頽風。我們要根絕亂苗，

論 教 育

人類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有物質方面的生活，更有精神方面的生活，有政治經濟方面的組織，更有學術文化方面的理想。

教育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特有作用，杜威說它的作用是繼續人類的經驗的，不但是繼續人類的經驗，它更要改造人類的經驗，使之充在完滿正確進步。

教育在原始時代是和生活不分的，那時候教育就是生活，人類完全自直接生活中學習，這也是當時生活簡純的原故。後來生活發達，由簡單到複雜，人類完全自直接生活中學習已不可能，於是專營人類教育作用的學校便產生了。

在人類教育的作用上，有兩個根本的問題：第一是教育什麼？第二是怎樣教育？前者是教育方面深思遠慮的事情，是影響和效果的事情，可以說是教育的目的論。後者是教育方面實施過程的事情，是程序和辦法的事情，可以說是教育的方法論。前者的研究有教育哲學、教育原理等學科，後者的研究有教育心理學、教育行政學、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驗、教學法等學科。

在今天這樣一個充滿著科學實證思想的時代，大家對於思想理論的事情似乎都不十分關切，大家都熱烈趨向著科學和科學對人事界的應用，外國固然如此，中國近年來因為提倡科學的影響似乎也是如此，祇見大學教育中文、理學院的冷落和法、工、商學院的壯盛便可證明。我并不反對科學的提倡，反之，我以為中國更要進一步去提倡科學，但是提倡科學的意思並不是輕視或忽略其他學科的意思，人類生活是有機的相關的，學術體系也是有機的相關的。文理教育不發達，法工商的教育也

澄清禍源，達成三民主義的理想；清權方面，要策動政府繼續解決楊全宇之類的好政策；積極方面，尤望居住實行的君子，勿墮「化民成俗」的初志，廣求仁義，為屬下信。則董子賢良史道的功效，將於抗建大業的進程上，不啻增築了一座金城，掘就一道湯池；如此則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當可指日而計。

徐翔之

是難發達的，以前重文法而輕理工固然是不好的現象，今天重法工商而輕文理也是不好的現象。

在教育本身的研究上也有這樣不好的傾向，許多的教育學者們都在教育方法論上下工夫，反之在教育目的上下工夫的人則不多見，覺得過火一點，教育目的論的研究簡直有廢亡的危險，這實在是當前人類教育上的大危機。

我們人類的進步，真正的進步，還是要依賴於教育，真正的教育的教育者不起良好的作用，不能把良好的性質，傳授給人，人類是不會獲得真正的進步的，究竟這教育的良好作用是取決於什麼呢？坦白的說，我並不輕視教育方法論的研究，可是我主張教育的良好作用從根本上說是取決於教育目的論的研究的。

在這科學興盛的時代，在這科學應用於人事界極為發展的時代，在這教育方法論的研究特別昌隆的時代，在這舉世混濁，人類幾乎不能清醒沒有明確見解的時代，教育家們應該多多研究教育目的論，告訴我們教育究竟應該教些什麼給人類呢？人類究竟應該具備那些觀念和情感呢？祇有從這方面來努力，人類教育或許才能找出真正的路線，教育方法的路線才能產生偉大的結果。

我這篇文字祇是泛論我對於人類教育的一點意見，所論述的雖然近似教育目的論的範圍，但我不敢說它就是教育目的論的真正研究。

教育新經營的大都是觀念和情感的事情，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教育，這才是教育的真面目。教育就在傳授人類生活上所應有的良好的觀念和情感。因觀念和情感為人類生活所必需，良好的觀念和情感為人

類生活進步所必需。

這觀念和情感，就是品格或性質的內容。教育的作用就在使人類具有共同的良好的品格或性質，使人類更臻人化，使生活更加美富。

這觀念和情感，這品格或性質當然不是超現實的、神祕的，可是它也不完全是現實的，它是理想的、久遠的。在人類生活的進步上，它總是起着良好的作用。

教育的事情雖注重知識的訓練，但知識的訓練，祇是爲了了解，并無一毫實利的意思在內。實利的意思在人類生活中是有，而且應該有的，但在教育作用中是沒有的。教育的作用就是啓迪作用，就是人類的啓迪，就是使人類了解。教育上的實利主義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對的。

我們不單是一個國民，而且是一個人，在人類教育的真正作用上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所以在教育上對於人類的訓育作用不僅應有國家觀念，而且應有大同思想。

人類生活的最後理想是世界人類學術思想與政治經濟制度的統一，不是像現在這樣彼此的對立，矛盾甚至破壞。教育的作用便是以此爲理，朝向進進，以致力此最高的任務。教育雖一時不能完成此任務，雖不能獨立完成此任務，但可以逐漸在思想上、精神上完成此任務。

推動這個世界的樞本問題是個教育問題。我們應做的不是用暴力創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這樣的組織縱使比舊社會好，但也是專橫的。也是對人類新思想都表示善意和友誼，這是我們人類生活應有的認識，也是我們人類生活應有的態度，同時也是我們人類教育應該有的作用。

教育的作用雖然不是萬能，可是它的功能確也是不小。給我們人類帶進一個新的社會組織，這是我們人類生活應有的認識，

究竟我們教育應該傳授那些好的品格或性質呢？這不是我所能答覆的，這是哲學家思想家的任務。不過依我的想法，現代正在變遷，而且

變遷得很利害，在這變遷很利害的時代，教育給我們人類的似乎應該是動的眼光，習慣和態度，使得我們能堅持我們的路線，能學習一些普遍的和彈性的知識，以爲一副萬應的靈藥。

其次，現代文明中的物質進步實在太驚人太迅速了，物質進步的迅速簡直使我們社會的道德的能力來不及把握，這就是時代混亂的一個原因，人類教育應該在這方面多努力，增加人類理智的能力和道德的價

值，多教給予人類理智和道德以生命和活命。

再次，教育應該給人類以豐富正確的經驗，經驗的偏狹不但不能使人類理智知道道德生長，反而阻礙它們。教育的生活一定要充實完滿，有豐富的意義，有多方面的興趣，使人類經驗因之寬廣，祇有寬廣的經驗，人類理智和道德才會提高和擴張。

現在的教育不能使我們滿意，現在的教育還沒有發揮教育的真正作用，不客氣的說，現在教育所作的離題尚遠。這是教育家們要反省并努力的。

現在的教育可以說沒有什麼理想，就是有的話，也不過是保守的傳統的抄襲的，甚至還是反動的非進步的。今天教育上並沒有什麼新的精神，教師們不適照例的傳授給學生們一些導書式的知識和公式符號，學校不適應新的開學，放假、上課、下課，教育竟成爲機械的形式的演進，是裝飾的了。

今天的教育上應該有一個大革命，這沒有朝氣沒有精神的教育是不能任其下去的，因為教育是這樣的機械化形式化甚至於裝飾化，自然難望人類知識道德的進步，我們如要人類知識道德的進步，教育上一定要改進，一定要改弦更張，維持舊有的是不行的，違規舊道也是不行的。

中國的新教育自然是一種進步，比起過去來而還是值得特別可觀的，但這還是不够的。許多教育家們關於這一點有很多的意見發表，教育的第一是教育目的論的研究一定要和教育方法論的研究同樣的注意，以發揮教育的真正良好的作用，第二是改善師資的訓練，使教育質正是健全的進步的，第三是注重訓育的作用，使學生不專注意書本子，能注意到廣大的生活，學習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強健和如何高貴。

橫書與直寫

文藝

錢歌川

英國詩人吉百齡說，東和西這一對孿生兒，是永遠碰不到頭的。這話頗有道理，只消看美國人把印度亡了，但還是不能消滅印度的文化，改變印度的風習。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把它的文明屢兵艦駁來，百年之中，使這古老的中國也就歐化得可以了。西裝革履，早成爲青年的好尚。抽紙烟，吃大菜，坐汽車，住洋房，乃至於溜冰，賽馬，籃球，跳舞，見面行握手禮，結婚穿白衣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前日之南船北馬，如今到處是輪船火車，甚至以蜀道之難，竟可乘飛機突破。文明程度早已不減泰西，若說到文化，那西洋還是西洋，中國還是中國，始終合不攏來。

西洋的哲學，並不影響中國人的人生觀，英國的競技精神和紳士態度，在少年中國裏面，也很可見到。現在居然有許多愛國之士，担心中國文化要被西洋文化所吞蝕，而高舉義旗，倡說中國文化本位，其實他們只是杞人憂天，用不着相那廣大的心事。歷史明白地告訴我們，中國的紳士雖屢被異族凌辱，中國的文化終能達到最後的勝利。自然，我也不認。其間並不是毫無影響，不過那些影響，決不是致命的打擊，而毋甯是有利的滋潤。

現在西洋的文化侵略，成績在那裏呢？淺易化的英語，只造就了少數的廢白皮，結果多替外國人搆了一點貨物，教會教了那麼多的資本到中國來，也只收買了幾個窮人去吃飯。至於社會一般的歐化，不過一

點皮毛，並未深入中國的人心。年紀大了幾歲，更瞧深了一點，自然而然地對於那些洋派都委棄了。中國人最終是中國人。

就在青年之中，那些醉心西洋文化的人物，所學來的新花樣，也有跟得很緊。書架上雖橫放着一列洋書，但他們並沒有讀過。書架裏一枝由來水筆，却常是用來寫中國字的。洋涇浜的英國話，他們也說得幾句。電影上的字幕，他們也越過懂得。和洋人共同舞弊，欺人犯法，他們是好手。到了聖誕節，他們可以唱兩句讚美歌，叫幾聲在天上的父。你問說這是西洋文化嗎？

不過他們有時可真歐化的厲害，中國的香煙，無論做得怎樣好，他們看了牌子，一定不抽。外國人用中國的原料，僞中國的工人，在中國的領土上所製造出來的香煙，只要擦上一層外國招牌，他却總得洋洋有味。

他們英文信寫不通，却愛把中文信，由左而右地橫寫在西洋的信紙上。這個雖然闊大體，也不至於影響到中國的文化，不過我看了總覺得有點不順眼。正同那些提倡中國文化本位的人，說不滿三句話，就要挾上一個英國字似的，聽得我實在有點刺耳。

英國文字每個字母都是由左邊開始寫起，向右邊拖着一個尾巴，所以它宜於橫書，而中國字却不然，每個字都是方方正正，論幹架重在直立得穩，講筆力重在上下貫徹，更形側面，決不成立。若橫寫着，只能

得懶惰散漫，完全失去了中國書法上的藝術價值。

根據近代心理學家的測驗，人的眼睛閱讀文字，或看其他的東西，直看比橫讀要來得快。中國古代的才子，讀書快到一目十行，西洋人却無此本領。在外表上看，直讀是點頭，橫讀是搖頭，點頭是認可的表現，搖頭是否決的象徵。如有一個不懂中西文的第三者，從旁觀察，必定要感覺到讀中文的人，一再點頭贊成，讀西文的人則在不斷地搖頭，誰優誰劣，不難立判。

西文橫寫，是它生就的缺點，早已無法挽救。中文原來是直寫的，為什麼要去學壞壞呢？我們學人家，是要學人家的長處，而且要合乎我們的國情，否則只是庸人自擾，徒然惹出許多麻煩來。中文不宜橫寫，除開上面所說的以外，還有三個最大的毛病，就是容易惹起誤解，因為中文是從右而左，西文却是從左而右，人們的意見既不一致，橫寫起來，有時是從左邊寫來，有時文從右邊讀去，使人非看文義，莫衷一是。

如果文義摸稜兩可，那就全無辦法來決定了。記得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東外史一書中，曾說到在東京街頭，看到「出賣大日本」的廣告，那當然是日文的「本日大賣出」橫寫的結果了。

歐化的新人物，也許要反對我的意見，兼為他自己辯護說，橫寫也是中國固有的一種寫法，如果是從右而左的橫寫，却並不是從西洋學來

的。這話很對，許多招牌扁額，都可以證明。不過那樣寫法的中文，應看作一字一行，並不是橫寫，而且有時還是不免要惹起誤解。龜山堂外紀中載着一個故事，就可以證明中文橫書容易出亂子。直寫決無毛病。那故事是說解學士在七歲時，有人拿了自己父親的畫像來請他題詞，解不假思索，提筆就在那像上橫書「圖畫禽獸」四個大字。那人看見這神畫侮辱他的父親，不免動氣，可是解學士連忙在那四字之下，每行添上三字，成為「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中之鳳，獸中之麟」。那來求題字的人，也只好笑起來了。

我主張中文非到不得已時，頂好不要橫寫，如果因為地位的關係，一定得橫寫的時候，也必得保持一個由右而左的規則，才能使讀者不生誤解。寫信既然是用直條的紙，則大可不必橫書，我每於接到這樣的信時，不能自然地要對那寫信給我的朋友，發生一種鄙夷之感。無論他用的信紙怎樣優，他的字寫得怎樣漂亮，內容說得怎樣誠懇。我至多看完一遍就丟了，決不願保存它，甚至不願馬上給他回信。

能行文字的勢力，在中國畢竟只能橫行一時，稍有骨氣的中國人，決不肯妄自菲薄拋棄自己固有的文化，而去跟洋鬼子跑，就是那些依附權勢的人，等到中國抬起了頭，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會拋棄那些盲目

說文：「誠，信也」。用現代語來解釋，就是老實的意思。西漢云：「誠實屬至仁之德」。禮記：「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無論中外，

大概老實不會不是美德吧！可是道德觀念也要隨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的！

談老實

非非

常常聽見人家說「那個真老實」！「你真本老實！」這些話在表面
看來，似乎是贊美詞，但是人家聽起來，總不大高興。同時我們也常常
常聽到人家說：「這個娃兒真乖巧，將來一定有辦法」。這話在表面上
看來是騙人的話，但是說這話的人確是真心地贊美他，而聽這話的人不
但不抗議，反而很樂於接受。有時候還要做出更乖巧的樣子，以取得別
人對他更多的稱美。再進一步說，在一個青年或學生的團體裏，不是有
很多人喜歡替別人加綽號嗎？這些綽號大都是怪難聽的。不過也有像「
孔子」「聖人」「正德曼」*Gesetzmann*……等類好聽的名字。但是這些
名字，叫的人固然不懂好意，而對方也就比別的名字更不高興接受。

為什麼一般人都輕視老實而重視乖巧呢？這個問題在表面看來似乎
很奇怪，但是仔細想來却也並不複雜。那就是因為一般人理解老實就是
呆板，也就是愚鈍。乖巧就是活潑，也就是聰明。而且處於今日魚肉複
雜的社會中，一般老實人總要吃虧，一般乖巧的反而事事佔便宜。結果
一般老實人確有站不住腳的危險，而一般乖巧奸滑的人反而頭頭是道，
穩穩佔上風。無怪乎世人都輕老實而重乖巧了。

究竟老實是否就是呆板就是愚鈍，乖巧是否就是活潑就是聰明，這
是簡單明瞭衆人皆知的事情，用不着多講。現在祇來談談在現在這個社
會裏，是否老實一定要吃虧乖巧便一定事事可以佔上風這個問題。

有一句俗話說：「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乖巧者可能使別人上他
一次當，但是他沒有能力使別人永遠上他的當。人家上了他一回當後，看
破了他的奸滑狡詐，以後便再也不會相信你了，再也不敢與他接近了。
即使事實上不得不與他接近，但是當他與別人接近的時候，別人一定要
機謹防扒手一般的留心她了。試問一個到處被人猜忌到處被人防範的人
，如何能够取得別人的信任呢？如何能够取得別人的援助呢？如何能够

交友呢？如何能够處長呢？如何能够做事呢？如何能够得到成功呢？由
此看來，乖巧可用之於一時而絕對不能行之長久了。

反過來說，誠實一世又要得到怎樣的結果呢？我敢相信一個老實人
絕對不會受別人的猜忌，相反地定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國父說信仰便
是力量，這雖是對主義而說，但是交友又何嘗不是一樣呢？退一步說，
處在現實的社會裏，乖巧者雖然每每要欺負老實人，但是假若老實者始
終對他忠實的話，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呢？孰能接二連三的再欺負別人
呢？由此看來，誠實為至上之策，決不是騙人的話啊！

不過有一點老實者應當要特別注意的，那就是孟子所謂「權」是也。
權就是一種臨機應變的手段和智巧。不知權，便要流為呆板。譬如平
日應當守男女授受不親之禮，至婚嫁之時，便不得不援之以手了。又如
平日事親應當要「和顏奉體」的，但當「親」溺之時，便不得不捨其妻
以救其命了。從前尾生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而溺死，克萊誠奉命追趕
德軍，至拿破崙需要援軍之時，也不遣其軍去援助法軍，結果造成了滑
鐵盧之慘敗。這些都是不知權的結果，雖有忠信，又有何用？淮南子說
：「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
善反醜矣」。所以誠實的人也應該要知道權變，不知便有「善反醜矣」
的危險。

不過，「權」究竟是一種手段，非至特別的機遇不能應用，若人施
以誠實為原則，權變為手段，假使以權為原則，那就難堪了。現在
一般人，一方圖重乖巧而輕誠實，多方圖以辨別不出誠實與呆板和愚鈍
，乖巧與活潑與聰明，以及誠實權變等等的區別來，無怪乎有聲勢注
派漢奸等授權份子出來了。

寄母親

艾玲

夜裏醒來，覺得枕頭上有淚水呢。母親，大概我又夢見你了。

外面的雨點正敲着窗格，發出清澈的細響，異鄉的夏夜奏着繁縝而無聲的調子，更添出夜的悽涼和恐怖來。

已經兩週年了，母親，五月在中國民族史上寫着血的記錄，如今又給我的生命史中留下這悲痛的一頁。

呵！為什麼時間竟帶不走這永恆的記憶？母親！我已經又流浪三個年頭了。

記得是一個暗冷的冬夜，我攜着我的行囊回家了，那是因爲讀到你一封快信，那信給我帶來壞病的消息，這對於我是一個多麼大的驚嚇呵。母親！一想到病，我就會很容易的聯想到「病」底下那個可怕的字，我簡直害怕得哭了。母親，你不是從小就不叫我哭麼？你說天是沒出息的，是怯懦的表現，然而當一個很早就失了父親而靠母愛辛苦滋養成長的孩子，爲了追求知識，爲了追求一個不可見的美麗的將來，孤獨的旅居在千里以外的異地，當她深到一個不幸的消息之後，又怎能止住她的眼淚和悲痛呢。

「媽！我回來了。」

走進大門我便大聲的喊，我看見你滿喜的從躺椅上坐起來，你純粹沒有想到我回來得那麼突然吧！你慈祥的笑，額角上掛滿了皺紋，你更加蒼老了。母親，爲了孩子的教育，怕快把你趕近衰老的邊緣。

不錯，幸運得很，你的病漸漸的好轉，你曾責備我不該冒失的

就跑回家，我不後悔，母親，但爲了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慾，有時就是不了要感覺到苦悶的，這一感，媽好像已經看出來了，你對我說。

「等時局穩定點再上學也不遲的，玲兒，你就在家窓外點有益於抗戰的事情也是一樣」。

我一句話也不說，當時在我的心裏只有三件事情，讀書管理家政和看護，終於我決定了，我願意暫時留在你的身邊，我甚至於一分鐘也不想離開你。同時，你又贊同我讀了許多我喜歡讀的書，竟至於完成我修大學的一階段。

但以當時的情勢和環境而論，那是不允許我安靜的做我自己的事情，而同時你的鼓勵也給了我最大的勇氣。「玲兒，你爲什麼要推辭你的責任？推辭你的責任是對不起民族國家的，至於家裏的事，你該少操心好了……。」

我難忘的眼睛裏讀出了你當時的情緒，我是知道你的，我不敢在你面前做一個不做事的人，你給了我生命，你又叫我忘懷生離離和了解生命。我終於參加一個效亡國體，而負擔了一個較繁重的責任。

然而我不能丟開家，也不能丟開你，更不能不忠實於我的工作，有時，我會倣似重慶似的透不過氣來，但當我想到你的時候，我又馬上振作起來了。母親，你不是扶着病坐在旁聽麼？

「我希望你受苦，我要看她從苦難中成長起來。」

她幾次的給我這樣談。

兩個月以後。

在我發覺頭腦中的步數份子漸漸的趨向僵化，走向墮落道路時，我那裏的群衆了我的工作，我們又重新組織起一個新的有生氣的團體來，這裏面的人比較單純些，都是像我一樣剛從學校中走出來的孩子，大都

一團高興、拼命的把自己的教育費集合着充作當時的經費，我們互相學習、互相鼓勵，那是我們的大學，也是我們的社會。

「玲兒還是小孩子似的不懂事，你們要耐心的指導和督勵她。」

您時常給我的同學同事這樣的說。

後來，工作漸漸的繁重起來了，使我對您的病無形中鬆懈了許多，也不責備我，反而帶着高興說：「我自己會招呼的，老媽子也可以招呼我。」母親，如果我早想到這也是我現在的悔恨時，我無論如何也不會那樣做！而且，更爲了工作進行的順利，我離開您的次數也一天天加多了。甚至於要常常單獨的到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您給了我很充足的旅費，囑咐我說：「注意民衆教育，那對抗戰是非常有益的，比貼幾萬張標語喊幾千句口號要實驗得多。」

有一次，我們正預備到一個傷兵收容所去時，你私自交給我三十塊錢，「玲兒，也爲我問好問好他們！」當時您興奮得簡直不像有重病的樣子。呵，母親！如果我告訴那些失了父母流亡在異地的戰士們以您的善意，他們不知道怎樣的因您而感動哩！

然而，您的病却又一天天轉劇了。

晚上，差不多整晚不能安睡一下，而且那奇怪的病連讓您臥倒身體也不允許，似乎有一把尖刀直接在您的胸腔裏，只能稍移動一下身子，您就會叫痛的，僕婦們的磕睡不曉得爲什麼老是那麼大，她們總是睡得沉沉的，要叫也叫不醒，我聽到您一聲聲苦痛的呻吟，我只有暗暗地

悲傷，母親，孩子究竟是太年輕了，一顆稚弱的心怎能經得起這麼大的打擊啊！雖然，您總是喊我睡，而我自己也想休息這疲乏了一天的身子，可是當您苦痛的呻吟還留在我身邊的時候，我又如何能好好的閉上我的眼皮呢。

有時，我把日間醫生們的談話作一個總結的歸納，從歸納中我幾乎得到他們一個可怕的暗示，我真不敢那樣去想，母親，誰道不幸的命運果真會臨到我的頭上麼？難道世界上一切的不幸都是爲我所有麼？只要那條希望的線還沒有完全離我而去，我總是盼望着光明的。

記得有一天夜裏，至少也沒有了像今天晚上一樣的惶涼和恐怖，爲了還應該繼續白天未完的工作，更爲了算盡當您夜的寂苦，整整一夜，越更感覺夜的威脅，您靠着被褥不動，是用極大的努力強忍住您的呻吟吧！我以爲您偶然入睡了，就偷偷的望您一眼，您的臉上竟流下兩行淚珠，您也正望着我，您哭了，母親，爲什麼也會流出那不容易流出的眼淚？

「玲兒，你真太累了！」

我非常驚異您忽然吐出這樣的話，您的顫抖而無力的聲音牽動了我的悲哀的心弦，年來積壓在我心頭上的一切苦痛，像決了堤的海水似的奔瀉出來。母親，我也哭了，夜跟着我在作着無聲的暗泣。

「我的病恐怕難得醫治了。」您繼續着呻吟，「以後鼓勵和愛護你的就是你自己，我不能看透你很快的成長起來，一切要你自己努力……」

「您會好的，媽，醫生說過，您還需要更多的休養！」

我不知道爲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明知守裏的老人已在向您招着手了，母親，如果我的哀痛可以從死神手裏換回您的生命的話，我情願

讓千萬刀來刺碎這我顆心。

後來，市街漸漸地熱鬧起來，省府及其他較大的機關都相繼遷到縣裏，他爲了避免那等報的壞事，一定要回到鄉下去住，我沒有理由好反對您，鄉下的確是養病的最好地方，然而醫藥上也竟憑空增多了許多困難，我只好把縣中最有名的三位中醫一起接到家裏去，希望他們能够幫我換回您的生命，而我自己就兼了藥劑的採買者，同時又因丟不掉城裏的事情，我只好往來於城鄉之間，當我獨自走過那三十里崎嶇的山路時，我的心是多麼的驚恐呵！母親！那時鄉下不是正鬧着匪賊？我覺得每一個山嶺每一个深谷都有隨時取走我的生命的可能，然而我忘了這些，我只想到底，沒有您，我的生命又在那裏呢。

您叫我不要冒險，並且說：「鄉下很多人招呼我的，你安心做你的事好了，不要因着我而耽擱了你的事情。」

不，媽媽，那邊我們商議好了，由他們代理也是一樣的，我終於這樣回答道。

「由他們代理？你應該知道他們有他們的事情，我知道你又任性了，玲兒！做事要負責到底才好；我一個人有什麼關係呢，況且病也漸漸的好了……」

「我明天上城去好了。」
她笑了，她的慈愛和異常的目光給了我最大的安慰。
「其實，」她輕聲喘息，「媽是很希望你在身邊的，但是爲了你自己的前途，我不許讓你在極舒適的生活中成長，我要叫你去實踐體驗生活，從不斷的奮鬥中去了解人生……」

我上城去了，而您的病果然又漸漸的好起來，甚至於又能扶着拐杖與鄰舍談桑麻話了。

晚間，因爲工作的過度，那天早上起床得較遲，出乎意外的一個管家裝着滿頭大汗走進來了，他大概是早上兩三點鐘從家裏動身趕來的吧，樣子有點慌張。

「玲姑太太的病昨下午又反了。」

這正如一個晴空打下的響雷，落在我的頭上，跟春雨也打下來了，打得我心身俱濕！

「到底怎樣反的？」

「我不大清楚，不過，太太不讓我們告訴你，怕你急了又趕回來，後來，病勢越來越不對，大家沒有把握，便偷偷的商議把你接回的好……」

他還在滔滔不絕的說，我已經無心去領略他的後話了，扣緊在我心弦上的希望的線已快拉斷，世界是無情的，造物是殘酷的，母親，我被命運玩弄了，她剛把我救上懸崖，如今又把我推到深谷裏去。

「呵，母親，我真不敢再想下去呵！」

路越拉越長，心也越沉越重，我忘記了危險，忘記了困倦，我恨不得馬上就看見您。心像刀在割一樣的劇痛呵！母親，那也許就是預兆吧。我忽然又想起您在我玩皮時候不肯聽話時的說話來。

「有媽的時候你討厭媽，沒有媽的時候你要想媽的了。」

母親，我豈但要念您，而且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終止我對於您的感激呢！

走進房門，我直奔向您去，您完全變了，只僅僅離開幾十幾天，您更瘦得那麼可憐，眼眶深深的陷了下去，您並沒有驚奇我的到來。母

親，也許您那時已真在盼望孩子的歸來吧？您的可怕的逼視已經不是往日的慈愛了。使我不覺得發抖起來。

「媽，我回來了！」

我和著淚喊了您一聲，您在微笑，然而過度忍耐着的苦痛已在您的臉上表現出來，而且死神的手已經扼住您的喉頭了。

「您好些嗎？媽。」我重複的喊，

「……」您沒有回答我，却忽然望着我說，「走累了，歇一下吧，叫奶奶弄飯你吃……吃零食不好，以後要多吃飯。」

您叫我坐在您的旁邊，您說您要看着我吃飯，然而您的臉色漸漸的更難看起來，眼珠子直往上翻，散了的脫線像在空中搜尋着一個看不見的東西一樣。

見的東西一樣，我趕快把您的頭扶在我的肘上，我的眼淚滴在您灰白的臉上，是那麼匆促的一瞬。您離開我遠了，母親，您就毫無留戀的把孩子丟下了麼？

「媽……媽……」

我喊醒了喉嚨，只得了您眼角上兩顆淚珠的回答。

如今，夜已經很深了，母親，不知道您已經睡熟沒有？聽外面的雨聲打得更響，我怕會驚醒您恬靜的睡眠呢！母親！我祝願您永恆的安息吧。

一九四一·五·於武大

本　　刊　　啟　　事

茲因物價高漲，自本期起，每冊零售定價三角，訂戶尚未滿期者仍當寄足，在本刊新價目表未擬定前歡迎直接郵購，不另加費此啓。

多餘的話

德蘇戰爭中國一文，是穆先生在警報聲中給我們寫的，我們應該表示敬意，穆先生前在國立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担任過政治系教授，現在海外有任職。

電道修築發生時，誤傳王英槐先生遇難，各方紛紛詢問編者，現在讀到王先生的文章，當然皆大歡喜。王先生現平安如故，仍在英大使館任職，並囑咐者向各方代致答謝之意。

彭文斌先生素主美圖兩洋作戰，是有他的歷史根據的，他在美國會努力宣傳他的這種主張。

易先生的「讀春秋雜感」一文，曾在中央周報發表過，我們來以提倡「春秋精神」為宗旨，轉載在這裏，必為讀者所歡迎。

陳曉鴻先生徐翔之先生都是本刊老友，讀來定有故人重逢之感。

錢先生的「讀書與直寫」，「曾隨編入過大隧道，今幸編者不死，斯文不絶先生的小品文」猶存，真是值得作者讀者細看同慶的。

「談老實」一文，別饒風趣，不老實的人，讀了一定有點「那個」。

艾玲先生的「寄母親」，字裏行間，充滿思親的淚痕，文情并茂，令人肅然起敬。

春秋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劉玄一

發行者 春秋社

本期零售 每冊三角

重慶中正路二八六號

稿約

(一) 本刊文稿，除特約專家撰著外，歡迎各類外稿。

(二) 來稿須用格紙精寫清楚，并加標點符號，文體不拘，如係譯稿，須附寄原文，或注明原書及出版日期。

(三) 來稿三千字左右為限，未掲載之稿，除附足郵費者外，概不退還。

(四) 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者須先聲明。

(五) 來稿經本刊採用後，每千字致酬十元起，或酌款本刊，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六) 來稿經本刊採用後，其著作權歸本刊所有。

(七) 來稿寄重慶中正路二八六號春秋社編輯部。